

代笔,还是亲笔?

——汉代小吏书艺一瞥

郭永秉

秦汉时代毛笔文字,除了时代不同导致书体变化这一不言而喻的事实之外,人们用毛笔书写时的墨迹载体、书写目的、心态(是放松随意的,还是拘谨严肃的)、文化水平、所依凭的文本特点、器物功用等等,无一不对书风、字体及文字结构产生影响。元致子方书为我们提供了一个西汉时代鲜活的,文字字体因书写时段、目的、心态的不同而渐生变化的例子。

上个世纪九十年代初,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位于敦煌甜水井东南的汉代悬泉置遗址进行了考古发掘,最近看到《文汇报》发表了采访甘肃简牍博物馆馆长张德芳先生的专文和报道《悬泉汉简(壹一捌)》即将出版的消息(见《文汇报》2018年6月6日10版《秦汉历史和丝绸之路文化的资料宝库》《西北汉简大宗揭开神秘面纱》),在发掘工作开始近三十年后,相关资料即将整体面世,令人翘首以盼。

在悬泉置遗址中出土的七万多件文物中,除了广为学界称引的汉代简牍之外,一件经考古专家柴生芳(1969—2014)“将头一年发掘清理的灰堆重新过了一遍筛子,亲手拣出”的西汉缣帛信件(见《柴生芳的“苦行僧”生活:艰难中积聚能量 磨砺中绽放光芒》,引甘肃考古所张俊民研究员语,新华网2014年9月23日;按,从上下文看,“头一年”应指1990年),具有极为重要而特殊的研究价值。

众所周知,因为缣帛珍贵而易于朽烂,除了墓葬条件较好的长沙出土过子弹库战国楚帛书和马王堆帛书之外,缣帛书写的文字资料在国内其他地方的墓葬和遗址中并不常见。悬泉置出土的包括这件帛信在内的十件缣帛文献,虽然并不是真正的“书”,但亦弥足珍贵,而这一件被柴生芳先生筛出的帛信,因其保存好、字数多、书法精,所以更是悬泉置出土缣帛中最珍异者[胡平生、张德芳

两位先生在《敦煌悬泉汉简释粹》一书中指出,“这是目前发现字数最多、保存最为完整的汉代私人信件实物”(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年,188页)]。

这件帛信编号 II01143:

611,整理者根据内容,拟题《元致子方书》(图一),帛长23.2厘米,宽10.7厘米,10行319字。胡平生、张德芳先生对帛信的折叠、书写情况有如下介绍:

书信写完后先纵向折二折,复横向折三折,折叠成小方块形。原帛为黄色,因年久脱色,呈黄白色。帛上字迹虽叠压浸印,但仍清晰可辨。日本学者初山明见告,魏晋楼兰出土用纸张书写的信折叠成小方块形后,仍用木制封检加以封缄,然后邮递。这封帛书信件似乎也是为了封缄、邮递而折叠成小方块形的(《敦煌悬泉汉简释粹》,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年,188页)。

帛纸信件的相关折叠封缄情况,胡平生先生后来在《渥洼天马西北来,汉简研究新飞跃——读〈敦煌马圈湾汉简集释〉》一文中(刊《出土文献与古文字研究》第六辑,上海古籍出版社2015年),根据初山明先生《魏晋楼兰简之形态》的研究,又有比较详细的阐述,读者可以参阅。



今参考杨芬博士《出土秦汉书信汇校集注》(武汉大学2010年博士学位论文,57—62页),录《元致子方书》释文于下(以“/”标示分行处,释字以简化宽式,如用作“愿”之字径写

“愿”):

元伏地再拜请/子方足下善毋恙。苦道子方发,元失候不待驾,有死罪。丈人、家室、儿子毋恙,元伏地愿子方毋忧。丈人、家室、元不敢忽骄,知事在库,元谨奉教,暑时元伏地愿子方适衣、幸酒食、察事,幸甚!谨道:会元当从屯/敦煌,乏沓(鞞),子方所知也。元不自外,愿子方幸为元买沓(鞞)一两,绢韦,长尺二寸;笔五枚,善者,元幸甚。钱请/以便属舍,不敢负。愿子方幸留意,沓(鞞)欲得其厚可以步行者。子方知元数烦扰,难为沓(鞞)。幸甚!所因子方进记差次孺者,愿子方发过次孺舍,求报。次孺不在,见次孺夫人容君求报,幸甚!伏地再拜/子方足下。·所幸为买沓(鞞)者,愿以属先来吏,使得及事,幸甚!元伏地再拜再拜。/·吕子都愿刻印,不敢报,不知元不肖,使元请子方,愿子方幸为刻御史七分印一,龟上,印曰:吕安之印。唯子方留/意,得以子方成事,不敢复属它人。·郭营尉所寄钱二百买鞭者,愿得其善鸣者,愿留意。/自书所愿以市事幸留意意毋忽异于它人

除了最后一行文字,我们都加了标点,末行的标点理解问题详后文论述。发信人“元”,是一个管理库舍的小吏,他为了自己的一些事情和别人的请托,给“子方”写信托付事情。元的这封信,内容不算难懂,大致归纳有如下五件托子方办理之事:

- 1、购买尺二寸绢韦鞞(皮面绢内的鞋子)一双,鞋子要足够厚以便步行,交给先来的吏员转交以便及时用上;
- 2、购买五支好笔;
- 3、通过子方给次孺进送记书,经过次孺家时请他(看到记书后)复信,若次孺不在,见到其夫人也请她回复;
- 4、代吕安(字子都)托子方刻御史七分印一枚,龟钮,印文“吕安之印”;

(下转9版) ➔



图一:元致子方书

柴生芳、悬泉置和《元致子方书》



在今年9月底举行的第16届平壤国际电影节上,主旋律电影《柴生芳》荣获组委会特别奖。影片根据甘肃省临洮县已故县长柴生芳的先进事迹改编。据新华社等媒体报道,柴生芳出生于革命老区甘肃庆阳市宁县的一个农民家庭,毕业于北京大学考古系,后赴日本神户大学留学,获博士学位;学成归国后,满怀热情奔赴贫瘠的故土,努力寻找脱贫致富的道路;2014年8月15日,因长期劳累过度,在办公室猝死,年仅45岁。

柴生芳最为人们熟知的,是他作为党的基层干部,在国家扶贫开发工作重点县临洮县艰苦奋斗、鞠躬尽瘁的事迹。但是,从1990年北大毕业到1997年留学之前,柴生芳也曾作为专业考古人员,在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工作,参与了敦煌市甜水井汉代悬泉置遗址的抢救发掘工作。本文讨论的这件西汉缣帛信件《元致子方书》亦是当年由他亲自拣出。上图为柴生芳在悬泉置遗址的工作留影(资料图片,由同事何双全摄于1990年12月)。本刊简略回顾他的这段考古工作经历,以纪念亦作为学者的柴生芳。